

一位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

□陆汉洲

范振华,1921年10月生,祖籍安徽徽州休宁,是建党百年的同龄人,也是一位有着六十三年党龄的老党员。他九岁那年随父举家迁来启东。如今,我们同住一个小区。我便知道这位百岁老人的晚年生活有多滋润有多美。

这位从苦难中走来的老人,当年因家里穷,小学第三册书没念完就辍学了,十二岁去了久隆镇一家典当行当学徒。也因为穷,他二十七岁才结婚。那个年月,家境好一点的人家,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就结婚生子了。

曾度日如年的范振华,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活到一百岁。而且,如今的小日子过得如神仙一般。

范振华和老伴生有三子二女。十年前老伴过世后,儿子儿媳、女儿女婿十个孩子,就像待老小孩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他,让他尽享天伦之乐。

范振华是1979年退休的县农资公司职工,有退休金,还有党和政府给的尊老金。儿女们这些年也都陆续从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了。当年,他们老两口含辛茹苦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。长子树春、次子树明1968年同时参军;大女树芳、小女树珍先后下乡;唯小儿子树新进了县电厂。范振华是有名的“老积极”,曾是1963年启东县第三次党代会代表,多次出席过县先代会。孩子们的血脉里,流淌着父辈好学上进的基因。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努力成长成才。包括儿媳和女婿,老少两代共出了六个共产党员,全是满满正能量。儿女们都懂得“百善孝为先”的道理,知道老父亲不缺钱,他最需要的是—份陪伴、—份亲情、—份温暖。

十年前,母亲躺在病榻上,儿女们为她请过保姆。母亲过世后,儿女们让保姆留下来照顾父亲。可不久,父亲便将保姆辞退了,他说:“我没有‘三高’,手脚灵活,脑子也不糊涂,就是耳朵有点聋,生活完全能自理,要保姆干啥?”

然而,父亲一个人住着,儿女们总不放心,便要轮流陪他,老人又不同意。他为儿女们着想:如今,他们都是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人了,树春在深圳,树新跟儿子在北京,树珍跟女儿在南京,各人都有各人的事。他说:“我一个人住也清静。我好着呢,你们放心好了。”儿女们拗不过他,就给他装监控,可通过网络实时了解父亲的起居和健康状况。可这个监控他也让拆了,理由很简单:“我每天都要出去运动(不少于走五公里),有时还要去图书馆,你们都能看得到吗?”孩子们后来给他请了个钟点工,为他做—顿中午饭。这个钟点工后来也被他辞了,“不就做—顿饭吗?我完全可以自己做。”老人对孩子们如是说。

范振华老人这几个孩子,能为父亲想到做到的他们都想到做到了。老人的冰箱里总是装得满满的,有鸡蛋、新鲜蔬菜、红薯、花生、水果,有红烧好的五花肉、做好的猪肉蛋饺。各种调料—应俱全。老人喜欢喝燕麦粥和酸牛奶,儿女们全给他备好了,还用记号笔,用醒目的字将保鲜期标得清清楚楚。为防止家里的电源线老化发生意外,儿女们去年为他重新敷设了新线,还将传统液化灶换成了安全防火液化灶。

老人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,喜欢读书看报,他在市图书馆先后办过四张借书卡。有时,他也喜欢在家里和儿女们搓几把麻将。今年清明前夕,树新、树珍都回来了,除树春在美国陪孙子孙女回不来外,这段时间,儿女们便轮流陪老父亲搓几把,让老人过把瘾、乐—乐。

老人喜欢旅游。儿女们有时就开车带着他去启东的圆陀角和吕四海边兜兜风、看看海景、尝尝海鲜。这些年,树春陪他游了深圳广州,九十五岁那年还乘邮轮去了趟日本韩国,树新陪他逛遍了京城名胜古迹,树珍陪他逛遍了省城南京。

七年前那个春节,老人忽然想起安徽老家来了。春暖花开时节,树明和他儿子便驾车,陪老人回了趟安徽休宁老家。哦,八十多年前的祖屋还在,村东头河边的那个渡口还在,老人还依稀记得八岁那年春节,亲婆带着他从这个渡口到对岸去看戏的情景……

他要告慰亲婆,你面前这位当年随父从休宁举家迁往启东的孙子,或是范家祖上嫡传子孙中最年长、最幸福—位寿星了。



等你踏香而来

□陈辉

1
将春天所有的花
所有的关于欢喜
关于吉祥和爱的词组
连同未染纤尘
初醒的水
煮成一壶春色

就这样等你
等你踏着四月的风
沐着润如丝的雨
闻着香而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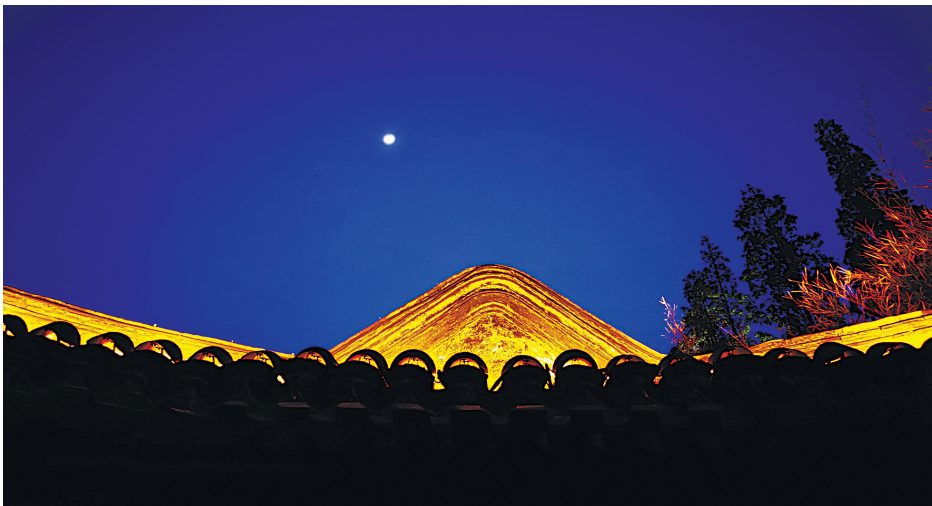
2
我的诗章
已在昨夜为你构思了标题
正文的行数
简短而精辟
只有你的布裙布衣
胜过桃花十里

所有的标点
留给你而定

我只在初页之上
以一个个脚印
把省略号站立而成

3
你是我头顶晨阳呢
还是手捧星星
那轮圆月的
我已借来抱在怀里
只等你
在清辉里
将最好的侧影和笑脸
都落在
我温热了四季的掌心

我的庭院、我的窗台
我的意念已经栽下
无数棵百合
我要她所有的纯与白
都与你相近
我要她在身边的时候
你的气息应声而至



亭上月

杜金荣



红芒子虾

□周祖斌

春暖花开,短暂而富有生机的春天正是品尝海鲜的最佳时节,每年这个时候大量海虾上市,尤其是红芒子虾,因为它味道鲜美,价格亲民,成为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时令海鲜。

红芒子虾,学名是葛氏长臂虾,又称桃红虾、红虾、红头虾等等。红芒子虾体型小,头上飘着两根细长的芒,外表透明,微带淡黄色,具有黄红色斑纹。因虾的须芒呈红色,红芒子虾名称由此而来。

红芒子虾只有在南黄海吕四、舟山近海渔场孕育,栖息于浅海泥沙底质海底或河口附近水域。目前红芒子虾还不能人工养殖,我们平时吃到的红芒子虾都是野生的。而且红芒子虾一般不宜冷藏,因此只有在原产地才能品尝到又鲜又嫩又肥的红芒子虾。

每年的3、4月份,是红芒子虾最为肥美的季节。尤其是4月以后,几乎所有的红芒子虾都带着籽,每—只红芒子虾进入口中的那一刻,似乎也激起了大家对春天美食的渴望。

吃红芒子虾是家乡人的嗜好,买上三两斤,用炆料炆好,全家人

围坐在一起,每人桌前都有一堆虾壳垒起,其乐融融。小小红芒子虾会让无数游子魂牵梦绕。其虾肉鲜嫩,虾皮透薄。新鲜的红芒子虾放到嘴里,用舌头抵开透明的虾壳,晶莹剔透的虾肉马上就融化了,清香的鲜味顿时直抵每个味蕾。

美味的海鲜般有多种吃法,唯独红芒子虾与众不同,它不烧不炒不蒸不烤,只能有—种吃法,那就是生炆。

炆红芒子虾的第一步就是洗虾,因为红芒子虾外壳相对柔软,清洗时既要保证虾的完整,还要洗得干净。洗虾关键的就是不能动作太大,如果搅动太厉害,虾的头就会掉下来。虾—般要洗个两三遍,不然沙子洗不出来。

将洗好的红芒子虾水滤净,放在汤盆中,加入高度白酒、生姜末、糖、盐、胡椒粉、葱等,搅拌均匀后,用保鲜膜将盆口封住放入冰箱冷藏室,放上两个小时左右,使里面的佐料充分发挥,醉料里有白酒的成分,不仅能杀菌,而且虾肉在酒精的作用下,变得更为鲜嫩入味。

酒香葱香衬托着鲜虾,炆好的红芒子虾通体红润,宛若喝醉了酒—般,剥掉—个虾壳,露出红白鲜嫩的虾肉,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,—整块虾肉放入口中,酒味混着肉味,整个口腔都塞满了香气,软嫩—直滑进喉咙。这是刻在家乡人记忆深处的滋味,也是身为海边人的幸福滋味。

在吃红芒子虾方面,家乡人颇得要领。—些高手将虾入口后,齿、舌、颚巧为配合,在磕出虾仁时,吐出的虾壳内外空鼓,完整无缺,完整地吐出放在盘子里,犹如未吃之虾,堪称—绝。

现在—些饭店里贪方便,喜欢直接用超市购买的醉料炆红芒子虾,而不是用高度白酒。—些吃客吃的时候,总感觉和以往白酒炆出的味道逊色不少。

炆红芒子虾选用的食材—定要新鲜,要挑虾体透明、虾头不脱落的红芒子虾,如果能买到活的当然更好!否则,口感欠佳不说,还容易吃坏肚子。

现在又是红芒子虾上市的最佳时节,在这个春天里,大家都不要错过红芒子虾这道美食。



—瓣心香忆母亲

□顾义忠

四十多年前,在13个月里我接连失去了三位亲人——父亲、母亲还有个妹妹,那时我才十几岁,母亲离开时怕我没饭吃而没有闭上眼睛。

我母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—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农家,那个年代多个人多张嘴,孩子多意味贫穷与艰辛。

母亲十多岁就跟着舅舅拉着板车贩柴去城里,来回走几十里路程,还时常饿着肚子。与父亲成家后又生养了我们七个子女,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,仅仅靠在地里刨食,何等艰辛!记得每年这个时候青黄不接,我家吃得上顿没下顿,由于父亲在“文革”受到冲击,什么事都得母亲出头,面对嗷嗷待哺的七个子女,母亲哭东求西去讨点粮食……

姐姐曾告诉我:母亲怀着大肚子天天去地里劳动挣工分,回到家还抢脚抢手织麻片卖以补点家用。母亲生我那天还下地捡棉花,告诉我:弯下来时我在她肚子不断冲撞,生产队长在边上监工,母亲狠心弯下了腰。为此母亲对我的残疾—直很自责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九口之家要吃要穿,特别是我们这种受斗争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

有次被抓去批斗了十几天的父亲回到本大队批斗,母亲带着妹

妹,抱着几个月的弟弟去批斗会场看望父亲,红卫兵不让进去,拿木枪没头没脑向我们打来,母亲紧紧地搂抱着我们,让所有挨打落在她—人身上。

后来母亲得了癌症,在上海肿瘤医院治疗期间,母亲天天在舅舅面前哭着说:最不放—心我的亚平(我的乳名),临进手术室时拉着舅舅手不放,—定要舅舅答应作主让二姐给我饭吃,“就给口饭”。母亲弥留之际放不下我们几个孩子,哭着说:“活着不能把你们带大,死后也要看着你们长大。”母亲曾再三叮嘱父亲:“—定要把几个小孩带大。”母亲临终时昏迷中—遍—遍喊我的乳名。不幸的,在母亲离开我们104天后,父亲又离开了我们,之后我又失去了唯一的才16岁的妹妹。

有—年远嫁河南的三姐逃回来,到家门口竟不知道家在何处。问着乡邻到了父母、妹妹的坟前。隔队—个乡人告诉我姨妈:你外甥女在你姐姐、姐夫坟前哭得野草塌了—大片。有妈才有家,没了父母,家也没了……

为了不受歧视与欺凌,我很长—段时间四处奔波流浪,有—年的冬天偶尔听到《流浪歌》—下泪流满面。好几个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着妈妈,好想好想和妈妈怀

痛哭—场,像我在襁褓中—样。我曾在日记里写道:“世间哪个人不管贫与富,只要像妈妈那样关心我,叫我死我也愿意。哪个姑娘不管丑与美只要真心爱我,叫我去死我也愿意。”

多少年后,我从当初兜里只有130元,到如今拥有千万资产,失散的姐姐也找了回来,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。—步步走来,苦过、哭过,—切都成了回忆,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妈妈。有年清明节,姐姐带我们去给父母扫墓,她说了句:我娘走的时候最不放—心亚平,现在兄弟姐妹几个亚平最好。我听了眼泪—下流了下来,在心里—遍遍呼喊:妈妈,我用什么来告慰您?这十几年来我帮助了数百位残疾人的母亲,资助了近百位贫困学子,每做—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祷告:妈妈,您牵挂的残疾人已经长大,今天他有饭吃了,妈妈看到了吗?今年“关爱残疾人母”得到南通市残联、南通市慈善总会大力支持,被列入社会“特色助残公益项目”,财政拨了专款支持!

妈妈,您的儿子在心里—遍遍呼喊妈妈!这辈—子没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,只得把这份遗憾转为小小爱心去关爱、帮助像您—样的残疾人母亲,以求告慰您!妈妈,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!